

美国传播研究的开端

—— 亲身回忆 ——

The Beginnings of Communication Study in America
A Personal Memoir

[美] 韦尔伯·施拉姆 (Wilbur Schramm) 著

[美] 斯蒂芬·查菲 (Steven H. Chaffee) 编
艾弗雷特·罗杰斯 (Everett M. Rogers)

王金礼 译

本书翻译获得四川外国语大学新闻传播学重庆市重点学科建设经费资助

美国传播研究的开端

—— 亲身回忆 ——

The Beginnings of Communication Study in America
A Personal Memoir

[美] 威尔伯·施拉姆 (Wilbur Schramm) 著

[美] 斯蒂芬·查菲 (Steven H. Chaffee) 编
艾弗雷特·罗杰斯 (Everett M. Rogers)

王金礼 译

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美国传播研究的开端: 亲身回忆 / (美) 施拉姆著; 王金礼译

—北京: 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2016. 6

(传播学“源流·新知”译丛)

ISBN 978-7-5657-1670-6

I. ①美… II. ①施… ②王… III. ①传播媒介—文化史—研究—美国

IV. ①G219.71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060097 号

The Beginnings of Communication Study in America: A Personal Memoir

English language edition published by SAGE Publications Inc., A SAGE Publications Company of Thousand Oaks, London, New Delhi, Singapore and Washington D. C. .©[1997]by SAGE Publications, Inc.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6 by Communication University of China Press

美国传播研究的开端: 亲身回忆

MEIGUO CHUANBO YANJIU DE KAIDUAN; QINSHEN HUIYI

著 者 [美] 韦尔伯·施拉姆
编 者 [美] 斯蒂芬·查菲 艾弗雷特·罗杰斯
译 者 王金礼
责任编辑 李唯梁
封面设计 拓美设计
责任印制 曹 辉

出版发行 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朝阳区定福庄东街 1 号 邮编: 100024
电 话 86-10-65450532 或 65450528 传真: 010-65779405
网 址 <http://www.cucp.com.cn>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泽宇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 mm×1230 mm 1/32
印 张 8.25
版 次 2016 年 7 月第 1 版 2016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657-1670-6/G·1670 定 价 42.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错误

负责调换

译丛总序

与西方传播学理论的相遇，是中国思想解放的一个重要事件。面向交往、交流、沟通、共享，无疑是抗拒思想僵化的解毒剂，而通过译介、分析、转化西方传播学理论，中国新闻传播学者一般以此作为走出理论封闭圈的一种路径。只是结果并不令人满意，常常是旧有的理论封闭圈还没有完全打破，就被新的理论封闭圈“套”住，生活在传播学“诸神”的阴影里，不能面对中国的传播问题进行自主创造，从而让知识习气障蔽、阻碍了传播研究的智慧。这种尴尬与我们如影随形，以至我们不得不重新思考一个问题：我们如何面对西方传播学？

在面对外来的东西时，我们喜欢说“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这句出自《诗经·小雅·鹤鸣》的话，早已脱离赞美园林池沼之意，转向实用的立场。这样一来，从理解自然到模仿自然、创造自然的精神失落了，只剩下“攻玉”的现实之用，而不顾他山之石来源于何处，在什么环境下生成，所谓“用”就显得盲目起来，“他者”亦被悬

置起来。这种拿来就用而非基于系统理解的态度,实际上使我们失去了面对西方传播学理论的可能性。

长期以来,“体用论”的“幽灵”缠绕着我们,排除保守与激进的论争,“体”所呈现的概念化思维(本体、实质、原则等),“用”所表达的功用化思维(运用、功能、使用等)都阻碍了我们面对西方的理论。李泽厚对“体”“用”的新解似乎为我们打开了思路。在他看来,“学”不能作为“体”,“体”应该指社会存在的本体,即人民群众的衣食住行、日常生活,因为这才是社会生存、延续、发展的根本,“学”不过是在这个根本基础上生长出来的思想、学说或意识形态,“用”的关键在于“转换性的创造”(《说西体中用》)。显然,面向西方传播学,就是面向作为社会存在的交往实践这个“体”,进行西方知识的语境化理解。

从一般意义上讲,西方传播学的各种努力可看作是为建构并修正资本主义交往体系提供理论资源,其中所包含的交往的现代精神与资本主义精神具有某种普遍性,但说到底,这种交往的现代精神与资本主义精神又植根于各个民族、国家和特定时代的交往实践,具有特殊的经验与理论思维,是西方传播学家对特定的现实问题的回应。因此,面向西方传播学就是面向其特殊的经验与问题。

进一步地,我们需要面对西方传播学的经典,因为经典在时光之流中留下了社会变迁和学科演化的路标,它带我们穿越时光,回到特定时空中的特殊经验,回到作者所提出的社会问题,回到他所面对的社会境遇与社会体验之中。研读这些作品时,我们不妨问,作者写作时面对着什么问题?这个问题为什么重要?问题背

后预设了怎样的认知方式？比如，同样是研究群体从众心理的成因，19世纪末勒庞的《乌合之众》有着欧洲大陆精英情结以及大众革命时代背景，而20世纪50年代里斯曼的《孤独的人群》则有着美国式个人主义和后现代社会崛起的缩影。我们还要问的是，如何分辨不同作者所提出的不同源流？每一种源流反映了什么样的社会思潮及个人际遇？这对学科发展产生什么影响？比如，施拉姆出版《大众传播》时把拉斯韦尔、拉扎斯菲尔德、勒温和霍夫兰定为传播学奠基人，这是美国传播学科建制的源流；罗杰斯的《传播学史：一种传记式的方法》回到进化论、精神分析理论和马克思主义，则建构了传播学欧洲思想的源流；彼得斯的《交流的无奈》回溯到柏拉图、苏格拉底，这是传播问题的源流。

溯游从之，又见河流。经典之所以历久不衰，往往是因为它提供了对话与创造的资源。它以遗产的方式滋养着继承者，而继承者又通过续写家谱的方式再生产了经典的权威性，乃至思想的河流川流不息、渊澄取映。这给我们亲近理论之源提供了一种有益的方式，即思考它如何呼应每一个时代的特殊境况。库利在20世纪初用“首属群体”的概念来表达重建传播社群的理想，卡茨和拉扎斯菲尔德在20世纪50年代回到“首属群体”分析二级传播流时，则默认传播社群已然存在，当代人们再思考“首属群体”时，则表达了互联网世界对传统民主的乡愁。正是因为经典总是处在生产与再生产的循环中，我们还要注意它的回溯性效应，也就是说，经典可以重组过去创造源流，某些“经典”被选中的同时，另外一些“经典”被人遗忘，乃至思想之流被迫改道。诸位读者不难从本译丛收入的各部著作中读到这类故事。

阅读经典为的是产生新知,而任何新知都是通过批判产生的,而唯有批判才能使我们保持与西方传播学对话的姿态,进入“转换性的创造”的过程。

行舟源流,清泉可鉴。我们读西方传播学,同样也是在读自己。我相信,翻阅这套书系的读者,不仅对西方传播学理论感兴趣,更对本土社会中生发出的问题感兴趣。读者诸君不妨通过浏览本译丛来想想,过去借鉴西方传播学的过程中,有哪些是缘木求鱼,有哪些是涸泽而渔,想想我们的经验与问题在哪里。

徜徉于西方传播学思想之流,不免产生远行客“生有涯而知无涯”的慨叹。传播学“源流·新知”译丛试图为这块知识地图做点增补工作,窥见传播学“青青陵上柏,磊磊涧中石”之景。倘若同道学友读之有所得,并产生和西方理论对话的乐趣与快感,那是一种莫大的幸福。

是为序。

单 波

2016年春于珞珈山

编者的话

1987年12月27日, 韦尔伯·施拉姆(Wilbur Schramm)与妻子一起在家中看电视时, 悄然离世。数周之后, 几位朋友着手整理施拉姆的遗物, 在他的电脑里发现了一部题为《美国传播研究的开端》(*The Beginnings of Communication Study in America*)的遗稿。很明显, 这只是书稿的初稿, 包括内容完整的六个章节和第七章的内容纲要。电脑里和其他别的地方, 我们都没能找到书稿的注释和参考文献。

就其涉及的主题而言, 再没有任何人比施拉姆更有资格来完成这部著作了。作为卓越的学术创新者, 施拉姆是书名体现的这一过程的关键人物。在本书及其他一些早期论文中, 施拉姆重点关注四位具有重大影响的社会科学家, 并将其称为传播研究领域的先驱^①: 哈罗德·拉斯韦尔(Harold D. Lasswell)、保罗·拉扎斯

^① 施拉姆用“forefathers”称谓拉斯韦尔、拉扎斯菲尔德、勒温、霍夫兰等在传播学尚未成为一种大学建制之前从事传播研究的学者们, 查菲和罗杰斯则将他们称为“fore-runner”(见原书第127页)。较之后者, 前者自然有更强的感情色彩, 或应译为“先辈”。按照中文文献的惯例, 本书将“forefathers”统译为“先驱”, 而将“forerunner”译为“先行者”。——本书脚注为译者注, 尾注为原注, 下同。

菲尔德(Paul F. Lazarsfeld)、库尔特·勒温(Kurt Lewin)与卡尔·霍夫兰(Carl I. Hovland)。尽管他们来自不同的学科,施拉姆却从他们的理论与研究方法中发现了传播学这一新的学术领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数十年间赖以建立的知识资源。施拉姆撰写这部书稿,是在向四位先驱的开创性贡献致以敬意。

我们将在本书中尽最大努力完成施拉姆的未竟事业。应施拉姆夫人伊丽莎白·施拉姆(Elizabeth Schramm,继施拉姆之后不久,她也于1988年离世)和女儿玛丽·施拉姆·科伯利(Mary Schramm Coberly)的请求,我们承担了这一任务。曾在斯坦福大学和夏威夷东西方中心分别与施拉姆长期共事的莱尔·纳尔逊(Lyle Nelson)和朱谦(Godwin Chu),向我们提供了书稿的软盘和打印件。斯坦福大学的实川真理子(Mariko Jitsukawa)花费大量精力查阅斯坦福大学的图书资料,帮助我们查找缺失的参考文献。在斯泰西·弗兰克(Stacey Frank)和斯蒂芬妮·克拉夫特(Stephanie Craft)的帮助下,我们又花了数年时间,确定了其他引文的出处。与此同时,我们还合作对传播研究史做了进一步的研究。

除了一个不得不进行的大规模增补以外,我们在这里保留了施拉姆遗稿的原貌,只做了一些必要的编辑。本书上编的一至第六章,实际上是补齐了注释的施拉姆原稿。其中,一至五章是原稿的前五章。因为深知施拉姆的写作态度非常严谨,我们仅仅更正了所发现的极少几处错误。第六章则是施拉姆作为最后一章(原计划是第七章)而写的结语。

然而,我们并没有按照施拉姆离世时书稿的样子直接出版他的这本书,而是另行写了第七、第八两章内容——这两章构成了本书的下编。首先,我们按照施拉姆所列纲要,写出我们认为的他将在第六章中可能会写到的内容,这就是本书的第八章。它描述了传播研究一旦开始之后在美国大学中的扩散情况。为了尊重施拉姆明确表达出来的意向,我们不可避免地会增补一些内容。

不过,我们却以极大的自由撰写了施拉姆从未想过要写的一

章——描述本领域的“奠基者”(the founder),即现在的第七章。当然,那就是施拉姆本人。传播学学者今天可能会争论谁是他们的先驱,但没有人会怀疑施拉姆是传播学的奠基者。我们写出这第七章,就是为了使读者明白,人们何以会对施拉姆的卓越贡献有这样一种共识,以及我们何以会如此努力要将这位卓越人物的最后遗作加以出版。

另外,还需要对我们的编辑工作做一些说明。施拉姆的书稿以个人视角写作,因此,我们为本书拟了副标题——“亲身回忆”(A Personal Memoir),以强调其观察的第一人称特征。他将这一领域的历史看作是对他而发生的。我们用同样的方法写了关于施拉姆本人的第七章。后来一些学者用全知(Olympian)视角重新讲述了传播研究发展史,但这种全知式写作超出了本书的范围。我们认为,没有必要改进这种施拉姆式的历史书写方式。因此,我们保留了一些观点,虽然这些观点在其他场合我们可能会持有不同看法。我们认为,这是他的著作。

施拉姆写作风格独特,高度个性化。我们曾试过在谈及大学时规范地使用大学名称,但最后还是决定继续让威斯康辛大学写作“威斯康辛”,而不是将它改为正规的“威斯康辛大学麦迪逊分校”。同样,提及著名学者时,我们继续按施拉姆称呼他们那样,称名而不道姓。对施拉姆而言,保罗·拉扎斯菲尔德就是“保罗”。当我们认为某人或某机构的写法会产生疑问,或者施拉姆所说的某种联系已经过时,我们会加上一条“编者注”。原稿使用括号插入了极少的说明性文字,我们认为编辑过程中对这种情况不应该有所顾虑。我们知道,施拉姆写作水平高超,他一定已经严格选择了他的措辞。他的确如此(Danielson, 1989)。施拉姆毕竟是一位杰出的专业作家,早在进入传播研究之前,他就曾获得过欧·亨利短篇小说奖。他不仅是传播研究领域的杰出研究者,也是一位讲故事高手。我们不希望在本书任何地方妨碍施拉姆讲述他的故事。

编辑本书,我们在知识等方面需要向很多人致以谢意。首先,我们需要感谢我们所属机构的支持,对于查菲博士而言,是斯坦福大学传播研究所和传播学系,对罗杰斯博士而言,则是斯坦福大学行为科学高级研究中心。从南加利福尼亚大学安娜堡传播学院转入新墨西哥大学传播与新闻系之前,罗杰斯曾于1991—1992学术年度担任该中心的研究员。在准备本书的不同阶段,我们多次征询了施拉姆众多同事和学生的意见。在此,我们谨向他们致以谢意。这些人是欧文·贝汀豪斯(Erwin Bettinghuas)、埃利诺·布鲁姆(Eleanor Blum)、亨利·布赖特罗斯(Henry Breitrose)、维恩·丹尼尔森(Wayne Danielson)、玛莉·安妮·菲茨帕特里克(Mary Anne Fitzpatrick)、弗雷德·哈伯曼(Fred Haberman)、威廉·哈克腾(William Hachten)、杰克·希尔加德(Jack Hilgard)、南森·麦科比(Nathan Maccoby)、霍华德·马凯(Howard Mackay)、麦克斯韦尔·麦库姆斯(Maxwell McCombs)、莱尔·纳尔逊(Lyle Nelson)、威廉·帕斯雷(William Paisley)、西奥多·彼得森(Theodore Peterson)、唐纳德·罗伯兹(Donald Roberts)、查尔斯·萨维奇(Charles Savage)、大卫·怀特(David Manning White)。特别感谢斯蒂芬妮·克拉夫特在本书定稿和校样中付出的辛劳。至于其他一些人,我们将在合适的地方,特别是在本书的第七、第八章,再一一列出。

呈现于此的,是韦尔伯·施拉姆写给这个由他创建的学术领域的诸位学者的最后遗言。

斯蒂芬·H. 查菲
斯坦福,加利福尼亚

艾弗雷特·罗杰斯
阿尔布开克,新墨西哥

目 录

| | |
|------|---|
| 编者的话 | 1 |
|------|---|

第一编 美国传播研究的先驱

韦尔伯·施拉姆

| | |
|---------------------|----|
| 第一章 先驱之先驱 | 3 |
| 我们的先驱 | 3 |
| 大众传媒为现代传播研究提供了舞台 | 7 |
| 大学中传播研究的兴起 | 9 |
| 专业背景在传播研究发展中的重要性 | 20 |
| 先驱与研究新模式的兴起 | 23 |
| 第二章 拉斯韦尔：政治、权力和意指符号 | 25 |
| 拉斯韦尔的事业雏形 | 29 |
| 事业的转折点 | 35 |
| 拉斯韦尔对传播研究的贡献 | 39 |
| 拉斯韦尔与一般社会科学 | 43 |

| | |
|----------------------------|-----|
| 第三章 拉扎斯菲尔德:从市场调查、媒介效果到社会强化 | 52 |
| 维也纳岁月 | 53 |
| 拉扎斯菲尔德在美国 | 57 |
| 广播研究项目 | 61 |
| 哥伦比亚研究所 | 62 |
| 拉扎斯菲尔德和默顿 | 67 |
| 媒介弱效果时代 | 71 |
| 对传播研究的贡献 | 74 |
| | |
| 第四章 勒温:场域、群体和传播 | 80 |
| 勒温生平 | 82 |
| “神仙会” | 85 |
| 柏林研究 | 87 |
| 移居美国 | 88 |
| 生活空间和场域理论 | 90 |
| 爱荷华研究 | 93 |
| 群体动力学 | 95 |
| 对传播研究的贡献 | 99 |
| | |
| 第五章 霍夫兰:实验、态度和传播 | 103 |
| 霍夫兰的早年经历 | 105 |
| 战时研究 | 107 |
| 研究方式 | 109 |
| 耶鲁项目 | 111 |
| 作为因变量的态度 | 117 |
| 计算机模拟 | 121 |

| | |
|-------------|-----|
| 第六章 先驱的遗产 | 124 |
| 传播研究的兴起 | 124 |
| 变化的规模 | 126 |
| 挑战简化 | 129 |
| 质疑旧模式:有限效果论 | 130 |
| 质疑旧方法 | 132 |
| 作为文化研究的传播学 | 133 |
| 作为“社会学”的传播学 | 133 |
| 批判研究者的反向运动 | 135 |
| 信息时代的挑战 | 137 |

第二编 美国传播研究的奠定

斯蒂芬·查菲 艾弗雷特·罗杰斯

| | |
|--------------|-----|
| 第七章 施拉姆:奠基人 | 143 |
| 奠基人与先驱 | 144 |
| 一位文艺复兴式的人物 | 147 |
| 施拉姆的起点 | 148 |
| 华盛顿的战时岁月 | 152 |
| 新闻学院 | 155 |
| 伊利诺斯的大众传播学 | 158 |
| 斯坦福:传播研究的播种机 | 161 |
| 施拉姆的工作方式 | 165 |
| 夏威夷的尾声 | 169 |

| | |
|----------------------|-----|
| 第八章 美国大学传播研究的建制化 | 176 |
| 施拉姆的计划 | 177 |
| 多元化建制 | 178 |
| 三类大学 | 180 |
| 代表性案例:密歇根州立大学与威斯康辛大学 | 182 |
| 密歇根州立大学:第一个传播学系 | 183 |
| 威斯康辛大学:修正已有建制 | 187 |
| 命名的建制化 | 192 |
| NSSC:协会和刊物 | 194 |
| 研究所、研究中心的命运 | 199 |
| 未 来 | 201 |
| 参考文献 | 206 |
| 主题索引 | 231 |
| 译后记 | 244 |

第一编

美国传播研究的先驱

韦尔伯·施拉姆

